

悟性

林陵祥一心一意做銀壺。他做過多少把銀壺已經記不清了。不過，他做每一把銀壺都當成第一件作品來對待，保持一顆虔誠心和悟性。

他做茶壺，喜歡從國畫中選取某個局部，放在構思好的茶壺上，比如黃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圖》上的某個局部，然後將圖畫逼真地鐫刻、鑲嵌到銀質茶壺上。紙上的圖案什麼樣，茶壺上就什麼樣。鑿刀在他手裏，正如畫家手上的筆，心到手到，不差絲毫。

林陵祥祖籍福安市下白石鎮大獲村，十三歲開始從零學起，先到離家不遠的寧德一家銀器加工店學手藝，同門師兄看他悟性好，又勤快老實，動員他一起到東北一家首飾店做生意。兩年之後，他回到家鄉福安縣城，發現縣城裏開張的一家金銀首飾店生意興隆，各種式樣的兒童手鐲十分受歡迎，仔細觀察了不同造型紋飾的手鐲製作工藝，覺得自己也能做。他便找來開店的老闆說，他可以用更便宜和優質的飾品供貨。老闆抱着試一試的態度答應了他，於是他立刻招來幾個學徒工，成立一個小加工廠，便幹了起來。他回想起來，自己的膽子真是夠大，不同花樣、紋飾的手鐲居然真做出來了。但隨着生意的慢慢做大，挑戰也越來

越多。

在閩東這樣一個歷史上曾經相對封閉的山區，余族銀器作為銀器製作中的一種，一方面有着自己長期形成的獨門絕技，比如其中的浮雕技藝以及草藥浸泡秘方等，另一方面，其中有的技法和宮廷的技法保持了高度的一致，這時候他才知道，這個小小的銀器鍛製世界裏，藏着無窮的奧秘。這裏面既有上千年的源於青銅器時代的歷史傳承，也有不同地域的無名工匠們在長期實踐中探索出來的看家本領。

林陵祥的作品獲獎不少。有的為海內外買家所收藏，有的為博物館收藏，中國工藝美術館就收藏了他的一把「國色天香」。他被授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——余族銀器鍛製技藝傳承人榮譽。在他所有見識過的銀壺中，他偏愛簡約風格。尤其是在系統掌握了鍛製銀壺所需的各種複雜技藝之後，他最終發現，所有的技藝像捶揲、錯金銀、鍍金銀、金塗法、鑲嵌法等等無論宮廷的、民間的、傳統的、現代的技法，都是圍繞造出一把具有更完美銀壺寓意內容服務的。他說其實眼光、境界更重要，大道至簡，掌握技巧後，他反而不看重技巧了。

在位於北京朝陽的林陵祥工作室的櫥窗裏展示有他的部分作品。他向我介紹不同時期的

作品時，在欣賞之餘，也會指出作品中某些遺憾之處。他拿出一把壺，在柔和的光線下舉起，評論說：「比如在壺體向壺嘴的延伸部分，壺嘴由粗而細的過度可以再延長一點點，弧線會更柔美，而壺嘴的收尾張口之處，如果出水口的上方再延展一點點，與壺體之間會形成更好的呼應與律動。」和他聊天，你會發現，這個看上去極其謙和、內斂的男人，對自己的手藝有着幾近苛刻的要求。儘管他沒有直說，但你能感覺到 he 心中一直藏着一個夢想中的極品茶壺。

林陵祥的工作室擺滿了各種工具，這些工具在市面上絕大多數是買不到的，因為這些都是根據個人的經驗按照製作銀器的不同需求獨創出來的，僅鑿刻用的鑿子，工作台上就碼放了數百把。我好奇地問他，幾百把鑿子，工作起來能記得不同功能的鑿子碼放的位置嗎？他說，不會亂，都在腦子裏。

林陵祥今年四十五歲，他去過西藏，住在藏族匠人家裏，拜訪過全國各地多位業內高人、民間藝人，並且從壽山石雕刻，景德鎮瓷器、福州漆器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製作工藝中汲取營養，如今已基本形成以余族銀器鍛製技藝為基礎，博採眾家之長的風格。他現

在的願望是把自己掌握的非遺技藝傳承下去。

我國保存下來的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，很多都是都靠口口相傳和手把手教。林陵祥承認，很多技法靠嘴巴不好講。曾有工藝美院請他去講課，他說自己講不來，但可以當場演示給他們看。他說，製作一件銀器，在什麼部位用什麼工具，上下左右，用多大力，講不出來，靠感覺和悟性。

林陵祥說：「我要打造屬於自己的品牌。」他理想中的茶壺是美的故事，是生活的氣息。他說這是對閩東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好的傳承。

白露

二十四節氣中的白露馬上便到了，雖然天氣仍然酷熱，但偶爾也能感受到一陣涼風。雖然已經不是夏日炎炎，但游泳後在浮台上曬曬太陽睡上一個午覺很是寫意。

圖、文：遂初



市井萬象

詩意新秋

「四時俱可喜，最好新秋時。柴門傍野水，鄰叟間相期。」在諸多寫初秋的詩詞中，我尤其喜歡陸游的這首《閒適》。放翁說一年四季他都挺喜歡，而最得意的還是孟秋時節。秋高氣爽，柴門傍着野水，最適宜與閒來無事的鄰里老叟相聚，品茶聊天。時值初秋卻不言「初」，而用「新」字取而代之，甚妙！一個新字，既指新秋，又是秋始，一語雙關，生動貼切。

「不覺初秋夜漸長，清風習習重淒涼。炎炎暑退茅齋靜，階下叢莎有露光。」如果說放翁的《閒適》表達的是一種閒情逸致的小恣意抑或小浪漫，那孟浩然的首首《初秋》便是實篤篤的寫實了。夜漸長，清風涼，炎暑退，小草頂露光，這些正是初秋時節自然現象的真實寫照。

「離離暑雲散，裊裊涼風起。池上秋又來，荷花半成子。」而白居易的這首《早秋曲江感懷》感的則是「暑去秋乍來」之懷。那「暑」到底什麼時候才去呢？立秋之後的處暑既是。古語中，處暑的處字，乃止也，故處暑亦有「出」暑之意。實際上，也只有到了處暑才算是秋天真的來了。民間素有：「立秋不是秋，秋在處暑後」的說法，「立秋」只是概念上的秋至，而真正氣象上的秋天得等到處暑。

而且，處暑一到，不但暑熱戛然而止，空氣不再灼人，就連天上的那些雲彩也越發顯得疏散而自如，所謂「天高雲淡」說的就是這個時節。所以民間還有：「七月八月看巧雲」之說，其實也是「出遊迎秋」之意。李賀有一首題為《馬詩》的五言絕句，



如是我見
劉世河

寫得就很大氣磅礴：「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似鉤。何當金絡腦，快走踏清秋。」彼時豪情萬丈的李賀是想何時能夠騎上我的鐵甲快馬，在清秋時節任意馳騁。而時下的我們則可以移步室外，緩緩足行於自然中，不緊不慢地靜賞清秋之美了。

初秋的夜晚也很美，一輪金黃色的月亮彷彿剛從一湖清澈的水裏沐浴出來一樣，溫潤而明亮。偶爾，會有一溜淡淡的烏雲在月亮上渲染，整個夜空也就有了山水的意境。而這樣的意境下最適於靜坐沉思，無論是思人還是懷物，更有秋蟲在一旁默默地為你淺吟低唱。

立秋到處暑也是由夏到秋的過渡，其間炎熱漸退，秋涼緩緩而來；樹葉漸黃，但綠色尚是主角；濃雲漸淡，藍天卻越發的藍。而無論是炎熱的漸退，還是樹葉的漸黃，抑或濃雲的漸淡，這些「漸」不正是季節裏最美的意境嗎！新秋，雖也屬秋季，但萬物尚未凋零，所以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生命的盎然。雖有涼風，但正午依然還要熱一小會兒，那是秋對夏的不捨與纏綿。「天上雙星合，人間處暑秋。稿成今夕會，淚灑隔年愁。梧葉風吹落，璇霄火正流。將陳瓜葉宴，指影拜牽牛。」說到纏綿，清代胤禎的這首《七夕處暑》寫得就頗為纏綿。這樣的纏綿，若是天公作美再順勢來一場雨就更好了。這個時節的雨往往下得時間極短，可謂來去匆匆，但卻肩負着驅暑迎秋的重重責任，「疾風驅急雨，殘暑掃除空」一場急雨過後，殘暑盡消，隨之而來的就是清爽宜人的朗朗秋日了。



人生在線
吳捷

中秋節，會想到月餅，想到以糕糰著稱的上海老字號沈大成，然後想到我的姑姑。看似風馬牛不相及，卻像麵粉、豬油、果仁和糖糅合成的一塊月餅，香甜甜，都藏在回憶裏。

中秋前後，上海南京東路的新雅粵菜館、福州路的杏花樓等商家，都會在櫃檯上擺滿各式月餅。沈大成在南京東路的外賣窗口也會排起長龍，人們買現做的鮮肉月餅，買清香的青糰，買桂花條頭糕。曾與老爸逛南京路，在沈大成買了兩個雙釀糰，白色的蕪椰蓉，淡黃色的裹甜豆粉，拿在手裏細膩光潔，粉嫩哆嗦。咬開一個，裏面並列着深紅的豆沙和烏黑的芝麻，又香又甜，又軟又黏，啊嗚啊嗚幾口吞下。豬八戒吃人參果，再接再厲，又報銷了另一個。隨即感覺腦中一團漿糊，休息片刻才恢復神智。老爸用上海話笑我：「吃deng特了！」（吃搽／堵了）又教我祖父常說的：「少吃多滋味，多吃壞肚皮。」滬語「味」發音如「米」，故兩句押韻。

祖父五子三女，老爸和我的姑姑排行中間，年紀只差一歲多，小時候一桌吃、一床睡，兄妹感情特好，飲食口味亦相近，愛煞蘇式月餅、糕糰等江南甜點心。我在上海讀大學時，學校離姑姑家不遠，父母遂將我託付給姑姑。她一接手就用餵豬的方法餵我。周末去她家，她都會在廚房忙碌一個上午。一個深深的大炒鍋，一把炒菜鏟翻來翻去。濃油赤醬，醬油瓶懸在半空咕嘟咕嘟，一柄調羹像挖掘機，把一匙匙糖和雞精甩進鍋裏。於是我吃紅燒肉滷蛋，吃紅燒大排，吃油麵筋塞肉，吃什錦烤麩、醃篤鮮，吃魚頭湯和小餛飩，還有姑夫買回來的糯米糖藕、白斬雞、大餅油條、生煎包；臨回學校，還要拿上早已為我備好的一大包朱古力、琥珀花生、松仁糗子糖。姑姑家其他人不甚愛甜食，所以她常趁我回來時做一大鍋自己愛吃的酒釀圓子或甜赤豆湯，我倆相對而坐，一人一大碗，呼嚕呼嚕，越吃越香。如此「科學養豬」一學期，我胖了六斤。

老爸和姑姑的童年——一九六〇年

代的上海，蘇式月餅最常見，一毛幾分錢一個，餡兒是玫瑰、百果、豆沙或白糖青紅絲，難得吃一次解饞。老爸第一次領到工資，就買了些廣式月餅（每個兩毛多錢）分給中學死黨嘗新。那個年代生活水平不高，粗茶淡飯，補丁衣褲，小孩子都「窮白相」（窮玩），並不以為苦。老爸十一歲時，和一兄、二妹、一弟從人民廣場旁邊的家中出發，去西郊公園玩。因捨不得花錢坐車，竟步行往返二十多公里，等於橫穿了上海市區，午餐僅是自帶的饅頭，還用糕餅券加六分錢買了幾個小桃酥。歸途小弟小妹走不動了，兩個哥哥就一人背起一個繼續走。姑姑那年十歲，大步小步跟在後面，走一段歇一段，沒抱怨一句。

那時姑姑已展現出一點點日後的性格：待人真誠，吃苦耐勞，就像她那一代人；而綿裏藏針，冷靜果決，則是她最令人服膺之處。她在黑龍江一農場當了六年知青，六年沒有書報和娛樂。天寒地凍時搶收土豆，人體熱氣散發，透過每人厚厚的棉大衣，在衣物外表凝成一層淡淡的白霜。梅花香自苦寒來，她兩次被農場推薦上大學，從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在中學執教多年，後來升為教導主任。就在工作最忙的那幾年，她接受了養養我的重任。現在無「豬」可餵，姑姑的愛心轉向了貓，為小區的流浪貓添食加水。她家的貓也像我當年一樣，進家門不久就像發麵團一樣膨脹起來。

七十年代末老爸去北京工作，發現月餅堅如磐石，驚訝南北差異之大。周作人也是南方人，一九二四年寫《北京



▲南京東路上的沈大成。

資料圖片

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策略性規劃



善治若水
胡恩威

香港若要成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需要有內容、有人才，以及有空間，才能夠和外地充分交流。那麼現在香港拿什麼和外地交流呢？

香港的主要藝術團體，都喜歡用「外援」。長期用外援變成外援的特色，那麼香港的特色在哪裏？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的特色在哪裏？所以筆者建議，今年施政報告應該提出一個按部就班，構建文化空間的規劃藍圖。

深圳其實已經用東京的模式去規劃，所以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一個策略性規劃問題，它應該滲透由城市規劃空間開始，深

圳目前整個城市規劃都是以東京、紐約、倫敦等國際城市作為對象。當香港常常說世界級的時候，政府的規劃還沒有達到世界級的觀念。什麼是世界級觀念？東京擁有過萬個大大小小的藝術場館。這一方面，香港完全依賴康文署，並沒有鼓勵民間或促進官民合作去發展藝術空間。例如房屋署只要在他們的屋邨裏面開拓藝術家工作室，或者用食環署荒置的街市和橋底空間，便能開拓更多有趣而活潑生動的藝術文化空間。

若要加强與內地對接，需要培養能夠和內地交流、合作和對接的人才，所以特區政府應該確立對接式，例如演藝學院和內地機構對接。香港的演藝發展空間，無論是商業上的市場或者是藝術上的發展，都需要和內地對接。若果演藝學院不能對接，必然會出現很多問題，而且演藝學院是文化體育及旅

遊局直接負責的，那麼怎樣對接？如何對接？應該有一個定位。香港和內地對接，不等於不和國際對接。兩者之間的重點是香港始終是中國的一部分，若果能和內地對接，便產生對外交流的功能。如果目前只是買西方的節目，沒有建立自身的特色，並不合理。

香港目前多崇尚西方當代藝術，這對香港正常的藝術發展，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好處，也不能建立香港真的軟實力。要建立香港真的軟實力。要提升香港藝術家在國際的影響力，提升香港在區域性培養藝術家的能力，才是正道。似乎香港只是用辦活動的模式去做。常常提及的Art Basel，只是一個高級藝術交易活動，不是文化交流，裏面的交流只是金錢上以及公關層面的交流。它未能提升香港真正的文化影響力。